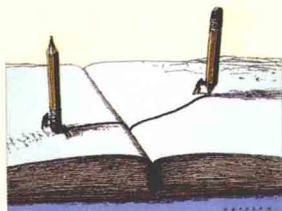


名作家文学课

John Casey, Julia Glass, Mary Gordon, Joyce Carol Oates,
Lily Tuck, Edmund White, Michael Cunningham,
Denis Johnson, Anita Shreve, Jane Smiley

Mentors, Muses & Monsters

30 Writers on the People
Who Changed Their Lives



导师、缪斯和恶魔

三十位作家谈影响他们一生的人

[美国] 伊丽莎白·本尼迪克特 编 李美华 译

Elizabeth Benedict

译林出版社

| 名作家文学课

Mentors, Muses & Monsters

导师、缪斯和恶魔

三十位作家谈影响他们一生的人

[美国] 伊丽莎白·本尼迪克特 编 李美华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导师、缪斯和恶魔:三十位作家谈影响他们一生的人/(美)本尼迪克特(Benedict, E.)编;李美华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2.1

(名作家文学课)

书名原文: Mentors, Muses and Monsters

ISBN 978-7-5447-2293-3

I. ①导… II. ①本… ②李… III. ①随笔—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69904号

Mentors, Muses And Monsters: 30 Writers On The People Who Changed Their Lives by Elizabeth Benedict

Copyright © 2009 by Elizabeth Benedict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randt & Hochman Literary Agents,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0-041 号

书 名 导师、缪斯和恶魔:三十位作家谈影响他们一生的人
作 者 [美国]伊丽莎白·本尼迪克特

译 者 李美华

责任编辑 王振华

原文出版 Free Press, 2009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12.25

插 页 4

字 数 237 千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2293-3

定 价 38.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也谈导师

何谓导师？导师就是学业、事业上的指导者。用本书编者伊丽莎白·本尼迪克特的话说，导师是“我们的典范，我们自己心底的名流，我们要努力赶上的人，会让我们爱上他们的人，有时候，还是我们悄悄追随的人”。导师对一个人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女作家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去世后，因为要为《田楼》杂志写一篇纪念她的文章，本书编者本尼迪克特想起了20世纪70年代在巴纳德学院上哈德威克的高年级指导课时哈德威克对她的影响。影响是巨大的，回忆也是甜蜜的。受此启发，她觉得应该有一本作家们写他们的导师，也就是对他们走上创作道路有影响的人的书。她马上到亚马逊网站去搜索，结果没有找到此类书籍。这就是作者发起征稿并编辑本书的缘起。

作家们对此倡议反响空前，可见他们对导师所起作用的重视。从本书的三十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大部分作家写的导师都是具体的人，而且几乎都是作家。还有部分作家写到的是书或是场所。这些“导师”，不论是具体的人，还是书籍或者场所，

都在作家们走上创作道路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作家们谈起自己的导师,无不带着感激和尊重之情。即使是负面的影响,也是一种促进。多年以后,这种影响也就更加珍贵了。

有的作家,如果没有这些导师的指点或是影响,他们就不会成为作家。本尼迪克特本人就是这样。当有人鼓励她当作家时,她自己也无法确定,于是,便去征求哈德威克的意见。哈德威克明确跟她说:“我认为你可以当作家。”但从她的经验,她也提醒本尼迪克特,当作家并不轻松。“但你得做出决定,你是否想过这种艰苦的生活。”本尼迪克特由此坚定了当作家的决心。而在本尼迪克特后来的创作中,哈德威克的话同样激励着她继续写下去。看了本尼迪克特的故事以后,哈德威克给她写信说:“另一方面,这些故事读起来不让人感到别扭,不像业余作者写的。我觉得你很快就能写得更好,突然间就可以了。不管怎么样,祝你好运。你有理由继续努力写小说。我敢肯定,我说过的,你已经上路了。”

有的作家,因为导师的指点或影响,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计划,转而当了作家。约翰·凯西原来学的是法律。上过作家彼得·泰勒的写作课以后,泰勒明白无误地对他说:“别当律师了,你是个作家。”杰伊·坎托走上创作道路的原因与凯西类似。坎托的父亲是个医生,家里有意把坎托也培养成医生。到了哈佛大学,他学的还是医学课程。但是,听了马拉默德的课,坎托改弦易辙,当了作家。卡里尔·菲力普斯在大学时学的是心理学。当导师知道他学心理学是因为想了解人时,他说:“威廉·詹姆斯是哈佛大学第一位心理学教授,但真正了解人的却

是他的弟弟亨利。”导师于是帮他的学生做出决定：“如果你想了解人，那就学英国文学，不要学心理学。”这个决定使菲力普斯成了作家。坚定谢里尔·斯特雷耶德当作家的信念的，是作家艾丽斯·芒罗的一封信。信里不但对她寄给她的短篇小说给予肯定，而且鼓励她：“你一定要坚持写作……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写的还不如你好呢。”

家人或者亲友的影响，也是一些作家走上创作道路的原因。这些家人或者亲友，也就成了他们的导师。莫德·凯西的父母都是作家，她从小便受到文学的熏陶。小时候父母给她读的故事，父母亲读过后传给她的书，还有父母亲写作的方式，全都对她产生了影响。乔伊斯·卡罗尔·欧茨从小受到的影响来自她的奶奶。她说：“如果有个‘导师’引导我走向创作生活——或者至少鼓励过我——他不会是我的老师，虽然他们都是很好的老师，也不是我后来的大学同僚，而是我的奶奶布兰其·伍德赛德。”圣诞节和生日的时候，她奶奶会送书给她当礼物。每年都送。而在她十四岁的时候，奶奶竟然送给她一台雷明顿便携式打字机当生日礼物。这在当时是件昂贵且稀罕的东西。可以说，欧茨能够成为美国当代著名作家，和她奶奶的这些礼物是分不开的。

伊夫琳·托因顿的影响来自她的母亲。在作家中，她的生活可谓不幸。父亲和母亲离了婚，继母对她和姐姐很不好。但每月两次去母亲那待的两天，是她接受母亲文学启蒙教育的日子。母亲喜欢的关于英国皇室浪漫生活的书籍和故事，是她最早的文学启蒙。母亲还对她提起过，如果她不喜欢不自由的上班生活，她可以当个作家。母亲自己也想过当作家，这一抱

负终于在女儿身上得到了实现。马戈特·利夫西则从小受到他父母亲的好朋友罗杰的影响。罗杰虽然不是作家,但是对文学有着非凡的鉴赏力。他能很准确地知道一个人什么时候必须知道某个作家。在罗杰的影响下,利夫西十几岁时就读了约翰·邓恩和艾略特的作品。邓恩那机智又别出心裁的比喻以及艾略特用以描述他那片废墟的碎片,给利夫西的创作带来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很多作家的导师本人就是作家。这些导师,有的在精神上给了他们很大的影响,有的则在创作方法上给了他们很大的启迪。谢里尔·斯特雷耶德的偶像是艾丽斯·芒罗。她觉得,芒罗笔下的世界就是她所熟悉的世界。芒罗所描述的生活就是她所过的生活。连年轻时的丧母之痛,都跟芒罗有共同之处。于是,芒罗成了她的偶像,成了她学习的榜样。她尝试着模仿芒罗去写作,在心里默默地喜欢她,崇拜她,甚至不惜长途跋涉去参加芒罗的作品朗诵活动。但最终站在芒罗面前时,她却决定不告诉芒罗任何事情,而是选择了默默地离开。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谢里尔成长的过程。从此,她从芒罗国里走了出来,走进了自己应该拥有的国度。

安妮·迪拉德鼓励自己的学生必须要树立自信心。“你们的书将会在书店上柜。到那个地方去……直接走过去,找到你在书架上的位置。把手指放在那,每次都去。”她教给学生的写作理念和写作方法也非常独特。她告诉学生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不要担心自己别出心裁,必须用自己的方式去写作,不要模仿别人。即使是别人写过的东西,也是可以写的,因为写的人是你,你写的就有你自己的独到之处。她认为,人光有天

分是不够的。天分只是天分,更关键的是要不停地写。只要坚持下去,就有成功的希望。她还教给学生很具体的写作方法,从遣词造句到篇章结构的安排。这些方法,给学生的启发是显而易见的。

后现代派作家约翰·霍克斯教导学生要充分展示自我,要凭直觉去感知事物,要珍视离奇古怪之事。戈登·利什也告诉学生,要有和别人不一样的声音。写作时,不要写琐碎的或是不重要的句子。要学会怎么开句,把自己当作制造语言的机器,写出迷人的句子来。他还告诉学生,写作就是一种避难所。这些理念既督促了学生,也启发了学生。著名作家马拉默德也是个很会督促和鼓励人的导师。他曾经对作家杰伊说过:“你
知道吧,不出第二本小说,你就算不上真正的作家。”杰伊觉得,等到他出了第二本小说,也许马拉默德又会说:“你
知道吧……第三本书……真正的作家。”

编辑是作家的合作者,有的编辑成了作家的良师益友,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成了作家的导师。朱莉娅·格拉斯写的就是她的编辑德比。朱莉娅讲的是自己锲而不舍而终获成功的故事。多年来,她坚持不懈地写短篇小说,投稿给《纽约客》,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发表。可这种希望一而再,再而三地变成失望。虽然《纽约客》的编辑一直写信鼓励她,但事实就是作品没有被接受。然而,朱莉娅没有放弃,终于让自己的一篇短篇小说发表在《芝加哥论坛报》上。从写短篇到写中篇,再到写长篇,朱莉娅经历了一个作家从无到有的成长过程。在编辑出版她的第一部小说的过程中,朱莉娅正好怀孕待产,接着便是生孩子。书的出版进程受到影响,但德比一点都没有责怪朱莉娅,

反而让她尽情享受当母亲的快乐，并和她交流当母亲的经验。更令人敬佩的是，第一部小说还没发表，朱莉娅的癌症复发，这让她的情绪低落到极点，同时也担心她的病会影响到小说的出版。这时候，是德比给了她安慰，给了她鼓励，给了她希望。可以说，德比不但扮演了一个认真负责的编辑的角色，而且扮演了朱莉娅生活中的益友角色。朱莉娅和德比不但是工作上的合作者，而且是生活中的好朋友。可见，这样的编辑对作者是多么重要，而这个作者碰到这样的编辑又是多么的幸运。

苏珊·桑塔格是个很有个性的名作家。在西格里德·努涅斯的笔下，这个身为女性却不甘示弱、强悍得极其缺乏女人味的作家的独特个性鲜活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聚会老迟到，却从来不为此感到抱歉。轮到她不得不要等别人时，她却牢骚满腹。和很多作家不一样，她喜欢城市生活，对很多作家喜欢暂避乡间以获得宁静的写作和思考环境感到困惑不解。至于她，只要一个人待在旅馆里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了。在美国，很多作家都到高校去教创作课。桑塔格特别不赞成作家这么做。她认为，当老师会毁了一个作家。因为教书和写作是相互冲突的。对那些一边抱怨没时间创作，一边却对大学终身教职特别在乎的作家，她表现得相当不屑。对她自己来说，这种活，能推就推。她把写作视为生命，为了写作，可以放弃很多东西。她说：“你写作不是为了让自已感觉很好。你写作不是为了自己快乐（不像读书），或者为了宣泄情绪，或者表达自己，或者为了取悦某些读者。你是为文学而写作。”然而，这么一个貌似强悍的作家晚年时也同样表现出她脆弱的一面。她经常情绪低落，总

是抱怨太孤单,感到自己被拒绝了,被抛弃了。有时她还会哭泣。强悍的桑塔格最终在人们面前表现出了软弱的一面。通过这些描写,一个个性独特、追求自身自由、致力写作的桑塔格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无疑,这一切,形成了她独特的风格,而这一切对西格里德·努涅斯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无独有偶,我碰巧也是个作者。当译林出版社的朋友问及我是否有兴趣翻译这本书时,我一了解了书的内容,马上就答应了。当我看过本书的前言,知道了编者编辑本书的缘起,我更为自己能够成为这本书的译者感到高兴。之所以高兴,是因为对于导师,我和这些作家有着强烈的认同感。我想起了对我开始写作有影响的人和事。十年前,也就是2000年,我作为哈佛燕京项目的访问学者,到哈佛大学访学一年半。那年10月,著名美国作家汤亭亭到哈佛大学开讲座,讲座的题目是“做个诗人”。她在讲座中颇为有趣地讲了几个写诗的步骤。汤亭亭的讲座让痴迷文学的我跃跃欲试。从那时起,我尝试着写英文诗歌。也是在那一年,哈佛大学文学期刊《达德利评论》面向全校征稿,体裁不限。我写了首英文诗,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投稿。不久以后,我接到用稿通知。这首诗歌的发表让我的写作信心倍增。从英文诗到中文诗,从中文诗到散文,再从散文到小说。由此,我从一个读者变成一个作者。如果像本书所写的,导师不但是具体的人,也可以是场所的话,我要说,引导我走上写作道路的“导师”就是汤亭亭和哈佛大学。这两个“导师”对我创作的影响,亦是我此生最大的财富。

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也是我这个作者学习的过程。书中的导师对年轻作家们的激励,同时也激励着我。他们的创作理念

和写作方法,也有值得我借鉴的地方。桑塔格视写作为生命的信念,同时也感染了我。而朱莉娅在逆境中坚持创作、终获成功的故事,对我无疑起到了励志作用。从这个角度说,这本书也成了我的“导师”。

2010年8月22日于福州

献给如下导师和缪斯：

詹姆斯·哈罗德·史密斯

艾米丽·达格特·史密斯

朱莉娅·法雷尔·史密斯

珍妮特·法雷尔·史密斯 (1941—2009)

即使他没有主动插手我所写的东西,我所做的选择、我处理主题所采用的方法、讲述我所知道的东西时采用的顺序以及我采取的态度,全都是以他为榜样并受他影响的。

——亚历克·威尔金森

《我的导师:一个年轻人和威廉·马克斯韦尔的友谊》

一天晚上,朋友借给我一本弗朗兹·卡夫卡的短篇小说集。我回到当时住着的膳宿公寓,开始读《变形记》。第一行就几乎把我从床上掀了下来。我吃惊极了。第一行是这样写的:“那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读了这一句,我寻思着,我可不知道谁竟然可以这样写东西。如果早知道的话,我很久以前就会开始写了。

——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巴黎评论》上的访谈,1981年冬季刊,第82期

引言

导师、缪斯和莫扎特

对我邀请的响应，空前热烈。仅仅几个星期，二十几个小说家一个接一个都给了我肯定的答复。有的用邮件回复，有的打电话回复，还有的是当面对我本人说的。是的，他们想为本集子写篇东西。有时候，一天之内就有两三个或者四个人回复说，可以，把我算进去吧。我自然是很高兴的——还有点为这股热情感到震惊。我似乎点中大家的敏感穴位了。

有几个人马上就知道自己想写的人——玛丽·戈登要写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和贾尼斯·撒迪厄斯，杰伊·坎托要写伯纳德·马拉默德，丽莉·塔克要写戈登·利什，吉姆·谢泼德要写约翰·霍克斯。但也有好些人强调说，写是没有问题的，但还不确定要写谁。开始的时候，乔纳森·萨福兰·福尔决定从下面三个人中选一个，一个是他在普林斯顿的同学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另一个是年轻时以其魔盒使他着迷的艺术家约瑟夫·康奈尔，还有一个是以色列诗人叶胡达·阿米亥。马戈特·利夫西一开始也不确定是选择她的继父——苏格兰一所寄宿学校的英语老师——还是选择一个早已去世的缪斯。

还没决定要写谁,先答应写。我从这些话里听出了一种渴望,或者说,从他们的邮件中读出了这种渴望——他们意欲承认那些人在他们的生活中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为此想要感谢他们。他们要用一个小说家能够采用的最好方式,也就是讲述他们之间有何关系的方式,来承认他们所起的作用。由于大多数际遇都是在作家年纪尚轻或是脆弱敏感的时候发生的,有些文章还带点苦乐交杂的成分。那时候的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还不确定,对自己能做什么也不甚了了。但是,几乎所有人都表达了一种永远的感激之情。不管有没有苦乐交杂的成分在里面,很多作家都在回顾自己年轻稚嫩时发生过的对他们有重大影响的事情,也即权威人士发现了他们有天赋的时刻,或者他们自己相信自己拥有这种天赋的时刻——他们尚无目标的生活从此改变了方向和速度。他们明白了路该往哪个方向走,而比之更有效、更有推动力的又是什么东西。而这一点,他们过去是不明白的。这就像是被救赎了。不,是实实在在地被救赎了——从一种毫不确定、迟疑不决和平庸无奇的状态中得到救赎。

我们生活中有许多情感体验,其强度堪与那种救赎感一比高下。但是,那些情感体验总是涉及罗曼史、子女、家庭关系以及会不可避免地变得难以处理、令人担忧、完全带有瑕疵的双方关系。然而,一个学生或是求教于他人的人对导师通常怀有的感激之情却罩着一层纯洁的光环——完全、洁净,不掺杂任何杂质——那是其他大多数紧张关系所没有的。我们美化了我们的导师,这也没什么不合适的,因为他们比我们造诣更深,他们能够给予我们有价值的情感。在现实生活中,即使对

子女最关爱的父母给孩子的表扬，也不及这种情感的分量来得重。他们的称赞在那里很有价值——因为如此，在这里也就同样有价值。我们在这里生活、工作，别无所长，只知道我们拥有某种天赋，能够鼓起某种勇气，也知道通往卡耐基大厅，或者说与之对等的文学殿堂的唯一路径就是练习，练习，再练习。也就是说，写，重写，再重写。

导师是我们的典范，我们自己心底的名流，我们要努力赶上的人，会让我们爱上他们的人，有时候，还是我们悄悄追随的人——方法就是情不自禁地去读他们的书。在写艾丽斯·芒罗的文章时，谢里尔·斯特雷耶德这么写道：“我喜欢艾丽斯·芒罗，我习惯这么说，任何我所不知道的人，只要我欣赏他们的作品，我都会这么说。当然，我的意思是喜欢她的书……可我也以一种即使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可笑的方式喜欢她。”一切顺利时，我们从我们的导师最好的那一面受益，不单是他们令人称赞的作品，而且还有那具有先见之明的洞察力，知道我们身上有天赐的天赋，而那时，我们自己对此却还一无所知。

导师在关注我们，与此同时，我们对导师的关注投入了多少精力，也就能显露出我们能得到多大的情感力量。可是，从那些痴迷于其他作家的作家身上，你期待的是什么呢？痴迷是一种与职业有关的危险。或者说，我指的是与职业有关的必备要素？在写安妮·迪拉德的文章时，亚历山大·奇这么写道：“我跟安妮学习完以后，我就想像她一样。”他想要她的房子，她的车，最重要的是，他还没有自己写的盒装书，就像他喜欢的书店里她的盒装书一样。二十几岁的时候，西格里德·努涅斯和

她的男朋友及他的妈妈——苏珊·桑塔格住在一起。在《桑塔格的规则》一文中，她极为详细地回忆了桑塔格过着作家和知识分子生活的详尽规则——努涅斯还列举了她学为己用的每一条规则。莫德·凯西的情况更为复杂，对她的影响来自作家约翰·凯西和简·巴恩斯——他们正好是她的父母——她承认，还是孩子的时候，她就想象自己长大后成为她父母那样的人。如果她听不见他们的声音，她就无法看小说，什么小说都看不了。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她读研究生的时候。

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和他们的导师或者类似导师的人有如此复杂的关系。约翰·凯西，也就是莫德的父亲，认识彼得·泰勒后就因为参加大学社团而跟他建立了很好的关系，而那时凯西是个法学院的学生，暗地里选修了一门创作课。朱莉娅·格拉斯给长期做她编辑的缪斯德比·加里森写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赞歌。她通过这首赞歌告诉我们，她晚年时是如何从一个画家变成一个小说家的。卡罗琳·西伊把影响归功于两个不太可能放在一起的人：一个是她二十岁那年给她上了三个星期诗歌课的英语教授；另一个是她爱戴的古怪的父亲——一个一直想当严肃作家的人。他做的最接近严肃作家做的事也就是到临终前，他已经写了七十三本色情小说。

接到我的邀请后，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告诉我说，她的导师是艾米丽·迪金森和欧内斯特·海明威以及她从未谋面的几位当代作家。我回答说，也可以写那一类导师。欧茨对此的答复是一篇满怀抱负、富于启发的文章——《导师 / 恶魔不在场的时候：作家影响散记》。这包括了关于她和唐纳德·巴塞爾姆及约翰·加德纳的友情故事，还有她孩提时代对《爱丽丝漫游